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資政要覽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吳啟晉

御定資政要覽卷二

積善章第二十一

善者天人所以授受故曰繼之者善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欲盡人以合天必謹正其所積積善者不朋慶而慶臻焉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山雲草芥雨雲水波黄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以堯爲善而衆善至周積忠厚漢積寬仁咸昌厥祚天道彰矣繼之者善出易

經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出國語凡樂器皆有五音皷宮則衆器之宮音皆應皷角則衆器之角音皆應蓋以類相感也黄帝之言及堯為善而衆善至俱出呂覽積善者當明乎善之原善也者天以是授之於人人以是受之於天故易曰繼之者善蓋人之有性所以繼天之命純乎至善而無有不善也自有生之初而言則謂之繼自有生以後而言則謂之積人性之善雖足乎已無待乎外然至善之道必合内外而後成是若川然既有源矣以卬於浦滙合衆流然後能成其大故欲盡人之性以合天之命者必謹正其所積善之積初非有意於求慶也而慶自臻焉蓋天人之間渾然一氣密相感應皷宮而宮皆動皷角而角皆動氣之微於聲者也山雲之似草莽雨雲之似水波氣之見於形者也黄帝之言曰芒芒昧昧無有窮際因天之威罔敢不敬乃應乎天與元同氣可見天人雖分未嘗不合矣是以堯為善而衆善集堯其立善之極者乎周自文武至於成康

世傳忠厚之心漢自高惠至於文景歷數寬仁之政用能貽謀子孫享國久長克昌厥祚豈非積善之慶歟天之於人報施不爽於斯彰矣

積善於身者行不愧影寢不愧魂積善於家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若乃扶危難恤羈孤念乏絕通有無危言切諫以申幽慎罰緩刑而全物所謂邁種其德者乎田蚡飛語義縱摯擊牛輔筮殺劉瑀呼殘忍怨毒嗟何益哉

行不愧影寢不愧魂者如衛武公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是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如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扶危難者如後漢劉翊見張季禮奔喪頓滯以車與之恤羈孤者如周楊修旅舍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念乏絕者如張範為議郎救恤窮乏家無所

餘中外孤寡皆歸馬適有無者如寡恂以所得祿賜厚施朋友故人危言切諫以中幽者如唐徐有功為司刑丞武后時周興來俊臣等搆陷無辜抵以極法有功議出之全活者數十百家以諫奏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慎罰緩刑而全物者如漢丙吉為廷尉治巫蠱獄武帝聽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中使挾天下獄無輕重皆殺之使者至郡吉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且不可況皇曾孫在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帝聞感悟因赦天下是也田蚡漢丞相與魏其侯竇嬰有隙誣嬰罪當死帝無殺嬰意蚡使人為飛語曰聞於帝遂殺之義縱漢定襄太守以鷹擊毛摯為治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鞫為罰罪解脫盡殺之牛輔後漢人每見客先筮吉凶中郎將董越詣輔命筮之筮人常為越所鞭乃假以卦曰不吉即殺越劉瑀宋吏部尚書與何偃有隙瑀發癰偃亦發疽瑀聞偃死歡躍叫呼於是亦卒夫善之積也修於身焉著於

家焉遂於國與天下焉晝可為不愧於影夜所夢不愧於魂善之積於身者然也孝於親宗族稱之弟於長鄉黨稱之善之積於家者然也若夫扶人之危難恤人之羈孤念其乏絕通其有無以至申幽而全物則所積者不止在於身與家矣善積而德成如種植焉故謂之邁種德彼田蚡義縱斗輔劉瑀之徒殘忍肆虐怨毒存心人已交損則亦何益之有哉

觀此善愈不可以不積矣

雖然善積而名成非覬之也為善而近名必生事生事則釋公而就私置數而任已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其為善也與為非奚異有其善喪厥善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釋公而就私者如後漢時甘陵周仲進與房伯武因所學不同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是也置數而任已者如後漢孔融為

北海相自以智能優贍豪俊莫及欲舉軍耀甲與羣賢要功然所任用皆好奇異事無所濟治不修故者如宋王安石以治平自許紛行新法天下騷然事不須時者如袁紹欲攻曹操田豐諫曰未可不如久待紹不聽眾敗是也大善固不可不積矣然人眾能積善名自隨之非可先有慕名之心然後為善以招而致之也苟為善而近於名必不能行所無事而生事矣生事則亦何所不至乎善本一世之公也而必欲據為一己之私善本眾人之數也而必欲行其獨是之見故有當革亦有當因也而必不肯仍其故時不可後亦不可先也而必不能俟其時此皆覦名之心致之也將使世之人未享其為善之利而先受其為善之害則其為善與為非亦奚以異乎故善不可有也自有其善斯喪其善矣為善亦不必知也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積善者外去其名內去其知斯不有其善者乎斯能有其善者乎

故君子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厚

濟不居其惠多與不求其報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是之謂善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見書說命篇君子知為善之不可以好名而好名者之流弊即入於不善也故慮善而後動謹其所積於內也動必當其時謹其所積於外也厚積於物不居其惠多與於人不求其報兢兢然不敢自謂善之已積也即至功蓋天下澤及後世人之視之以為善之至矣君子自視不過盡人之性以復天之命耳其於天人授受之初毫末有加也敢施其美而有其名乎禹之不矜不伐顏之若虛若無皆此志也天下惟無意於名者名必自歸焉是之謂善積積善者當以此準

愛民章第二十二

大道之行也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亦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謂大同夫上之視民猶赤子也赤子有欲呱呱弗能出諸口父母已意及之謹其乳保而察其寒燠亦予之欲斯適治民者亦然

凡愛民者非私恩小惠之説也固有大道存乎其中矣大道之行也與天下公人之有德者賢也則選而仕之有才者能也則與而用之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睦使民有送死之具而老者有所終有養生之資而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長即矜寡孤獨廢疾之人亦不至流離而有所養士農工商各修其職男有分也嫁娶以正婚姻以時女有歸也是以天下為一家不可謂之大同

予蓋其視民不以民視之而以赤子視之矣夫赤子始生即有所欲當其未適不能自言惟呱呱然泣耳為父母者愛之也切求之也不厭其勞不待其出諸口也即以已之意及之不惟意及之不遂已也必有事以適其意焉謨其乳保之託而察其寒燠之宜其養之也既得其人又得法赤子之欲斯無不適君子之治民亦若是則已矣君之心即百姓之心不必待百姓之自言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徒意及之而已也慎選守令所以謹其乳保調劑寬猛所以察其寒燠也蓋必如保赤子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耳

養其生而弗傷厚其財而弗困節其力而弗極不煩不擾民自美安如鳥覆卵無形無聲而惟見其成持家之長惠及子孫撫運之君澤流天下率斯道也無形無聲惟見其成出管子持家之長四

語出後魏甄琛表為人君者觀於父母之保赤子而得治天下之道焉夫民莫不欲壽順而壽之與民休息以養其生而不欲其傷也民莫不欲富順而富之歛從其薄以厚其財而不欲其困也民莫不欲逸順而逸之使從其時以節其力而不欲其極也如是則出令者簡要而不煩從令者寧一而不擾民自欲其美而得所安矣如爲之覆卵然人不覩其形也不聞其聲也惟日見其成而已蓋形聲之入人者淺道德之入人者深爲治不在多言顧其力行何如耳父母爲持家之長以實心愛子故慈惠及於子孫元后爲撫運之君以實心愛民故淵澤流於天下皆本斯道耳

天之愛民甚矣一物失所元氣爲之外鑑故人勞則星動於天政乖則石言於國爲人上者愼之哉唐堯加惠於民西伯施仁於無告漢文帝賑恤於

孤寡明帝存養於篤癃可謂知先務矣星動者光武時中天星晝搖占曰民勞也石言者春秋時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恐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堯存心於天下加意於窮民一人饑曰我饑之也一人寒曰我寒之也周文王為西伯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窮而無告者漢文帝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差明帝賜天下篤癃粟人十斛夫人君愛民如愛赤子豈無所見而然也蓋民者生之於天天之愛其所生也不啻如父母之愛其子也諸子之中有一子不得其所則父母之心必為之惻然動矣萬物之中有一物不得其所則天之心亦為之惻然動矣天之心不可見也而形於氣則有乖盭之變以示異焉故星動者民勞之徵石言者政非所致天人感應之際捷於影響通於呼吸大可畏也為人上者當體仰天心俯合民心不可以弗慎也如唐堯之加惠西伯之施仁漢文之

賑恤明帝之存養彼其於民無不愛也而必首及於窮困者誠知先務矣惻隱之心天人一理弘甯之道今古同風愛民者其尚知所法乎

武都綏聚桐鄉恩遇清河滌沱懷州收瘞古之遺愛也彼郡無犬吠人稱卧虎誣民為叛違詔徵租所謂狼牧者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故財盡必怨力盡必叛周官六養齊政九惠悅以先民而民從之惠盈所以貴愛利者可思已

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始至郡戶纔盈萬翊綏聚流亡二三年間增至四萬餘戶宋邑為桐鄉嗇夫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後魏杜纂為清河內史尤愛貧老問民疾苦對之流涕後漢馬遂為懷州刺史收瘞暴骨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千餘家大者族小者死

流血十餘里郡中無犬吠南齊蕭士開為益州刺史嚴
用威刑人號曰卧虎後魏鄭伯猷為青州刺史誣良民
為叛籍其貲入已唐李實為京兆尹政猛暴有詔蠲租
實違詔徵之六養者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慈幼
二養老三賑窮四恤貧五寬疾六安富見周禮九惠者
一老老二慈惠三恤孤四養疾五合獨六問疾七通窮
八賑困九接絕見管子惠盎見宋康成公曰有道於此
使人雖勇有力刺之不入擊之不中公曰善曰此猶辱
也有道於此使人弗敢擊刺公曰善曰此猶有其意也
有道於此使人無其意公曰善曰雖無其意未有愛利
之心也有道於此使天下驩然皆欲愛利之公曰此寡
人所欲得惠盎曰孔子是也孔子無地為君無官為長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願安利之萬乘之主誠志於此易
於孔子多矣人君代天子民者也人臣代君子民者也
愛民之道均不可以不講武都桐鄉清河懷州惠養其
民猶有古遺愛之風彼溫舒輩縱貉壑之欲等草菅之

視所謂使狼牧羊反為其害者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何況於人故歛不以節財盡則怨使不以時力盡必叛上不愛民民安能愛其上乎果能如周官之六養齊政之九惠以悅之道率先其民民未有不從之者上愛下下亦愛上理固然耳惠盎之告宋公四眾而上惟貴愛利有合大道之言良可思也

慈幼章第二十三

人之生幼而後長國之政先生聚而後教訓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居則愛之故掌幼設官胎養賜穀患則恤之故禹書鑄幣唐詔酬資罪則原之故悼不加刑罰弗及嗣德綦厚制綦詳矣周禮六養解見前古者國

都皆有掌幼之官士民有子或幼幼弱不能自養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之人之食能事而後止見管子後漢章帝詔賜民胎養穀請懷姙者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又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糧賣子者唐高宗詔百姓遺棄男女有收養者聽量酬衣食之直放還本家悼者憐愛也見曲禮罰弗及嗣見禹謨

凡人之生也不能頃長皆自幼始國之立政必先生聚而後教訓可施周禮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而一曰慈幼然則幼者上之所加意培之以為國本者也古之人君有見於此故設官賜穀所以致愛於平居鑄幣酬資所以致恤於災患悼而不加以刑罰而弗及於嗣雖或有罪猶必見原不使祟及之是上慈幼之德愈加厚而所以慈幼之制愈加詳矣孰非重邦本之意歟

越小國也恩遍於童子以能成霸故十歲以下上所長

也十一以上上所役也男子二十而始傅愛其力也越報吳成霸詳見吳越春秋十歲以下見食貨志漢景帝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越勾踐之令曰將娩者告告令醫守之生男既以酒夫生女賜以酒豚生子三人與乳母其恩之及於童子可謂適矣用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成霸業耳王者愛養斯民其慈幼之政豈反出霸者下哉故十歲以下不能自長必待上有以養之而後長也十一以上不能自強必待上有以長之而後強也長矣強矣可以用矣而王者猶不甚驟用之也必待其二十而始傅焉其所以慈之者不亦至乎仲春之月奮木鐸以令於生子者子之將生也父使人曰再問之擇於諸母求其寬裕慈惠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咳而名之獻諸州伯能食能

言莫不有教愛而勞之親其賢而憐其無能慈之至也

張裔置產朱暉受託崔琰撫恤孫權教養所謂兼愛者

月令仲春之月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乎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張裔與楊恭善恭早死遺孤未成人裔迎與分產而居及長為娶置產業後漢朱暉與同郡張堪為友堪卒妻子貧暉贍恤之魏崔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死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吳凌統為將有功卒二子幼孫權收養宮中教之讀書乘馬常謂人曰此吾家虎子帝王之慈幼也不待其生而始然也木鐸之令所以訓誡其父母者蓋自未生之日而豫已慈之矣又制為禮節使其將生之際慰問有加既生之後保育有道夫婦之義父子之情不已兼盡乎至於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以男唯女俞既愛之不得不勞之凡所以教誨者無不至焉賢則親無能則憐父母於

子慈之至也不幸而有喪其父母者則當委曲以成就之如張裔朱暉崔琰孫權輩真能不獨子其子而兼愛人之子者有裨風化匪淺鮮矣故君子有取焉夫人父生之君育之守令者宣上德而究之民者也武威革其妖忌陳國致其米肉任昉供資韓愈償直抑亦能其職矣苟坐覩入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其異於麻叔謀也不能以寸後漢張奐為武威太守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産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不舉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駱駿為陳國相人有産子厚致米肉生男女者以駱為名梁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産子者不能養昉供孕婦資糧濟者千室唐韓愈為袁州刺史州民以男女隸於人者愈悉計傭直而償出之隋麻叔

謀為開河都護好哭嬰兒凶盜陶榔兒兄弟每盜以獻之夫人生之者父也育之者君也父能生之不能治之君能育之未必能遍及之與民最親者其守令乎守令者宣布上德而致之於民者也果存心於愛物何所不濟如張奐之革妖忌騶駿之致米肉任昉伕孕婦之資韓愈償傭隸之直為民父母誠無忝矣苟不能宣上德而究之民聽其失所無以養之是猶坐觀赤子之井而漠然無所動其中也忍心害理莫此為甚其視麻叔謀食人之子者相去不遠矣為守令者其審思之

養生章第二十四

大人以羣生為生以各遂為養呼吸元氣而天之熙熙於春臺黃帝所以永年也入海求藥祠竈化金甚惑滋

甚養生者能弗損之斯益矣

黃帝三百年見家語入海求藥者秦始皇遣方士徐市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藥祠竈化金者漢武帝聽方士李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化為黃金可以益壽於是始親祠竈以上俱見通鑑夫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其生也不自以其生為生以天下之生為生也故其養生也亦不以自養為養以萬物各遂其養為養也氣之一呼與元氣出氣之一吸與元氣入而天下熙熙保合於一氣之中如當陽春之時而登高臺之上渾然太和在宇宙間矣古之善養生者永年者莫推黃帝非有他術舉此道爾秦皇漢武妄信方士之言或入海以求藥或祠竈以化金祇見其惑耳於養生竟何益哉故養生者不必外求所以益之也但能弗養而彌損於內即所以益之而永年之道在其中矣

損者則以奉之過厚而用之過勤室大多陰臺高多陽

馳騁精神殫竭聰明皆生之累也天地之大猶節其章光況於人乎

生者有道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違乎性命之情也今夫人奉之於外者不必不厚也而不可過於厚用之於內者不必不勤也而不可過於勤苟聲色耆慾誘之於外喜怒哀樂攖之於內內外交損豈養生之道乎且如室過大則必多陰臺過高則必多陽馳騁其精神而不知休息殫竭其聰明而不知節嗇是皆生之累也夫天地之道誠至大矣有陽必有陰有動必有靜有晝明必有夜晦有生長必有收藏猶且節其章光不盡洩露何況人之一身乃過用其耳目過勞其心志久而不止寧無損耶觀於天地可以得養生之道矣

故君子寧其身而天下平靜其心而天下治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攖和則德安其位全生之

道也夫形恃神以立神恃形以存生之於人大矣夫子言語有節食息有宜明道以淑人垂訓而傳世亦以善其生

僩夫子言語有節如寢不言食不語之類食息有宜如市沽不食狐貉以居之類詳見鄉黨篇君子之身天下之身之所取則也寧其身而天下平矣然必自靜其心始去知去故萬物無足撓其心者故靜也靜而與陰同德則動而與陽同波羣生顒顒各得所願天下有不治者乎夫身之所棲者外也心之所存者內也身寧則外不亂其內足以定性斯性得其宜心靜則性不傷其和足以成德斯德安其位有德之人必得其壽全生之道無以逾此矣夫人形不獨立恃神以立神不獨存恃形以存生之於人所以存形而立神也其所係顧不大哉夫子大聖言語必合其節食息必循其宜明聖賢之道以淑人垂詩書之訓而傳世凡以教人調

其形養其神靜其心寧其身與大道俱以為養天下之根是不獨以天下之生為其生而且以萬世之生為其生矣斯善其生者矣若夫潛山隱谷棄智黜聰雖復久視可成猶之養其一體必也君明臣良與化勤政所養乃大語有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養羣生者寧憚於勞心哉君明臣良

興化勤政見陳摶答宋琪語夫所謂靜者非離動以為靜也若潛隱於山谷之中棄其智巧黜其聰明吐故而納新如安期羨門者雖可久視以延年然不過獨善其身焉能及人猶人於四體之中僅養其一體耳大人以羣生為生豈可若是必如陳摶之言君明於上臣良於下興起教化勤修政治斯所養不止一體而遍及天下乃為養生之大也語云流水不至於腐戶樞不至於蠹以其動也養羣生者當靜而靜耳目心志不為紛華所

猛當動而動以其身為天下柅而下令於流水之原寧惵於勞其心哉惟能治其心不過勞亦不過逸斯可以養一身可以養天下

懲忿章第二十五

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故君子容以養德忍以濟事犯而不校從容以和所以敦恕而息爭也

道不遠人故君子以人治人如必盡義以求人則精義之事非聖人不能其為人者不亦難乎惟以人之常道望之於人不失其所以為人即可以為賢則賢者可得而知也君子視天下無不可為賢者之人故於人無所不容亦無不可為賢者之事故於事無所不忍能容天下之人其量斯廣所以養一己之德也能忍

一已之性其功乃成所以濟天下之事也即横逆之來置而不校惟從容不迫以和於衆焉以我之心推人之心而恕道以敦則人之心亦將猶我之心而爭端以息何忿之不可懲乎文書釋咎箭苟蠲嫌誠帝王之休德別分在臣民而忿戾以逞乎苟性情宕佚血氣方剛任其所偏罔知裁制輕俠成俗則睚眦必讐議論分曹則抑揚過實甘為怨府以長厲階漢唐而降澆風接踵誠仲尼所謂惑也東漢光武克邯鄲誅王郎收其文籍得吏人與郎交關書數千章皆命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唐莊宗與梁戰於河上梁將陸思鐸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覩其名識之後平梁思鐸來降伏地請罪帝慰而釋之尋加任用輕俠成俗者如漢郭解布衣任俠以睚眦

殺人有儒生謂解奸犯公法解客聞之即斷其舌議論分曹者如漢公族進脩魏齊卿等危言深論激揚名聲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唐李吉甫惡牛僧孺李宗閔等對策切直其後吉甫子李德裕與李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宋程頤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在朝者各以其類相從遂分三黨洛黨首程頤蜀黨首蘇軾朔黨首劉摯互相訾議是也帝王之大度者如光武釋文書之咎莊宗蠲箭笴之嫌皆能有容是謂休德况於臣民尤當各安其分豈可怨戾以逞乎苟任性情縱血氣一往而偏不知以忍救之輕佻者報睚眦之讐議論者失抑揚之實取怨於人貽害於己或以身徇或以國亂漢唐之末習俗相沿澆漓極矣雖在賢豪或不免焉仲尼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此之謂也惟能懲之斯不惑耳

夫祁奚舉善為其可嗣若藉以釋憾則矯枉失中必思怨渾忘惟

國是務乃和而不同者乎裴師德公孫弘王旦庶幾近之若夫蠶女爭桑而搆兵亭人灌瓜而稱謝安危之幾介於絲髮與其遇患而思懲曷如夙懲而無患歟

祁奚晉大夫請老晉侯問嗣之者奚舉其仇解狐君子謂奚能舉善矣唐劉仁軌與袁異式有怨後為太司憲異式不自安衆論紛然仁軌即薦為司元大夫杜易簡曰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者也婁師德唐臣嘗薦狄仁傑而仁傑不知數擠之於外仁傑後知之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公孫弘漢丞相食一肉脫粟飯汲黯曰此詐也武帝問弘弘曰有之若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王旦宋真宗時參知政事常稱寇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爭桑者楚邊邑

女與吳邊邑女𦍑爭界上之桑二家搆怨以致吳楚相攻灌瓜者梁楚隣界邊亭皆種瓜梁瓜美楚瓜惡楚亭人怒而夜往搔梁之瓜梁人欲報之以請於縣令宋就就不可夜令人代楚灌瓜楚王聞之大慚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夫臣民之怨固不可以不懲然懲之是也非矯之也矣之衆狐誠為其善可以繼已之職有益於國若不必其善而惟借以釋憾如仁軌所為未免矯枉而失其中矣故為臣者不可市恩亦不必避恩不可結怨亦不必釋怨惟有益於國然後與之乃所稱和而不同者乎師德輩有容人之度有忍事之心庶幾近此可以取法若夫吳楚之𦍑女梁宋之亭人其事皆起於民也一以不能懲忿而致搆兵則二國皆危一以能懲忿而致稱謝則二國皆安是安危之幾在能懲不能懲之間耳夫患則思懲懲則無患與其遇患而懲懲且無及曷若懲於未患患永不作

此懲忿者所當深思也

窒欲章第二十六

多欲者必放於利放於利必重賄賄聚於公則國敝聚於私則家危長國家者輕財賄而嗜令名斯欲而不貪矣凡人之欲莫先於利利莫大於賄苟不能窒之而至於多欲則必專求利專求利則必重聚賄然賄不聚則已聚於公則上行下效而國為之敝矣聚於私則多藏厚亡而家為之危矣夫聚賄所以求利也而至於敝且危利乎不利乎故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誠能以財賄為輕不務聚之而惟令名是好雖好名之心亦欲也然而非貪矣即謂之無欲也可飲食男女節之以禮耳目娛適授之以度謀慮經營範之於道以率其下而民從之公

孫僑之相鄭也桃李之垂者莫不援錐刀之遺者莫之舉幾於賞之而弗竊焉秦人觀寶楚國莊以羣賢梁惠璋珠齊威稱其千里誠審所欲也子產相鄭十八年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莫之舉也見呂覽秦君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名照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之得失而圖之也遂為壇與子西子方子高子反以次立使者至奚恤曰容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惟大國所觀使者反告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見新序梁惠王謂齊威王曰寡人之國雖小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所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守南城楚不敢寇盼子守高唐趙不敢漁黔夫守徐州燕祭

北門趙祭西門種荀僑盜賊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見史記窒欲者先從爲民上者始彼飲食男女欲之在物者也節以禮而不過焉耳目娛適欲之在身者也授以度而不忒焉謀慮經營欲之在心者也範以道而不踰焉本諸身者由顯入微徵諸民者自近及遠上以此率下以此從共遵其禮秉其度守其道雖賞之使竊亦有所不欲矣公孫僑之治鄭也庶幾近此至若楚寶羣賢齊寶四臣二國賴以不缺且有令名至今稱焉謂非能審所欲者乎

故牧民者秉義黜利廉儉是先廉則絕私儉則寡慕伯武詢絹隱之酌泉裴潛挂牀孔奐却彼皆確乎不拔以道化人民愜所願而無競心窒己之欲以能窒人之欲其利溥矣

胡威字伯武父質爲荊州刺史威往省之父賜絹一

足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父曰是吾俸祿之餘乃受之威後為徐州刺史亦如父清吳隱之為晉陵太守清廉遷廣州刺史州有貪泉飲者多懷無厭之欲隱之酌飲因賦詩曰終當不易心愈勵清操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繩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孔奐為晉陵太守居處儉素所得秩俸分贍孤寡富人殷綺餉被一具奐却之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耳可收民之任者尤不可不審所欲也義之與利不容並立必見義黜利而惟廉儉是先廉則無私於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儉則無慕於物物亦莫能動其慕如伯武隱之裴潛孔奐皆能審於義利之辨確然自守而不可投者是以政平而訟理吏肅而民服道化及人惟其所願各安於義而無競利之心是不獨窒已之欲而且窒人之欲矣其利不亦溥乎始乎黜利終乎利溥義未常不利也然必黜之乃能溥之是在秉義者耳

徇利之夫厚顏斯甚割剝萌

庶讐斂貨財見金而不見人知得而不知喪欲盈惡稔而顛隕隨之故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徇利厚顏者如唐張嘉貞為定州刺史製恒嶽廟碑文時遠近祈賽錢百萬嘉貞自以為文之功納其數萬剖剝萌庶者如梁王筠為臨海太守侵刻芒儒而飭他物稱是讐斂貨財者如鄭伯猷為青州刺史貪惏貨賄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民為叛籍財入己有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如江祿為武寧郡守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知得而不知喪者如後唐李存儒為衛州刺史誅斂州民防城之卒皆徵月課縱其歸去將將段凝夾夜陷城存儒不覺惡盈顛隕者如後魏元汎為營州刺史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象有齒以焚其身見左傳徇利之人既喪其心何有於顏剖剝讐斂無所不至殊不知人之議

其後也而喪已隨之矣至於顛隕果何利乎象以函甕其身人以賄殞其軀一而已矣惟不窒欲故至於此稍知愛身者可不以賄爲戒耶

履謙章第二十七

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高於已非他山盡高目則然也立身者行已賢矣左右視尚賢於已非他人盡賢心則然也君子卑以自牧正内惬其心爾易謙卦地上山下夫地本卑而畫卦乃在山之上山本高而畫卦乃在山之下君子之存心如此謙之義也故觀於登山可以得謙之象焉凡人之登山者所處已高矣乃左右視尚有高於已之處豈必他山之盡高哉目所見則然也立身者所行

已賢矣乃左右視尚有賢於己之行豈必他人之盡賢哉心所存則然也道義無窮學識有限自以為高則已畢矣自以為賢則已愚矣謙謙君子畢以自牧匪為是聲音笑貌以塗飾人之耳目也政以行其心之所安耳愜於心斯能見於履矣

慮存正己色不矜人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位高而意下祿厚而志約功懋承之以畏德盛持之以恭保善於己成防愆於未發懷自盈之懼恥過實之聲見君子之心焉夫君子自愜其心則亦焉往而不謙乎積於慮則存正己不見己之有餘愧於色則不矜人不見人之不足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不自詡其智勇力震世守之以怯不自恃其勇其位愈高其意愈下不以貴而驕其祿彌厚其志彌約不以富而舒功既懋矣承之以畏而不敢自伐其功德既盛矣持之

以恭而不肯自矜其德善雖已成思所以保之恐成而隳於敗慝雖未發思所以防之恐發而不及收懷自盈之懼者知盈之不可久恥過實之聲者知名之不可居謙德如此孰非君子之所履乎而君子之心於是乎見矣

故禮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民不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則民不犯貴善稱人過稱已則民不爭善稱尊過稱已則民忠孝謙之為益弘矣哉

君子以謙存心而見之於履則動容周旋中禮矣且不獨履而已也禮始諸飲食觴酒豆肉讓其美而受其惡六十以上必有加則民衆著於老老之義而不犯齒矣禮行於居處衽席之間讓其上而坐於下三命以上必與席則民衆著於貴貴之義而不犯貴矣至若有善歸之於人有過歸之於已則民衆著於賢賢之義而不爭有善歸之於上有過引之於已則民

衆著於敬上之義而忠順親之義而孝由斯以觀君子所履小民所視也君子自謙而天下之人胥化於謙禮教於是乎興焉謙之為益不亦大乎天子有善讓於天卿大夫有善歸於君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率是道耳江海之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下易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漢光武魏孝文以之郤克叔痤戰勝而讓功孔霸伊敞恩加而辭位樊宏魂慚於食邑無忌心怵於要樞其亦知所履乎王渾表奏何如廉頗之負荊至於僧達焚牀子顯撝扇皆以量缺虛容致貽嫌咎傲不可長信夫

漢光武詔百僚上封事不得言聖後魏孝文有事方澤時大暑過天雲陰密咸陽王禧稱為德感帝曰洛陽天

地之中陰陽交會自然之應豈朕寡德所致郤克晉大夫將中軍敗齊師於鞍公勞之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馬公叔痤魏將敗韓趙之師王郊迎賞賜百萬痤反走拜辭曰此吳起餘教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索吳起後賜田二十萬漢孔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嘗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帝欲相霸自陳至三乃許之從梁伊猷為振威將軍太武欲拜為尚書郎公猷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所能荷任樊宏漢光武舅封壽張侯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魂神負愧願還封食邑小鄉亭唐長孫無忌文德皇后兄為尚書右僕射深誠滿盈懇辭機務王渾晉臣與王濬伐吳以濬先入建業受孫皓降甚愧忿興之爭功表濬違詔不受節度廉頗趙將初以藺相如位在已右欲辱之相如不與爭望見輒引避且曰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負荊謝罪王僧達為中書令時黃門侍郎路瓊之乃路慶之之孫也盛服往見適僧

達將獵已改服謂瓊之曰昔吾騶人路慶之是君何親因焚所坐牀竟以名禍蕭子顯爲吏部尚書負其才氣見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人皆恨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然謙之爲道雖卑而實尊故人未有能上之者若江海然以其善下故能爲百谷王也易之所云君子有功勞而能謙萬民所服光武孝文爲天下君不自滿假庶幾得此義乎郤克叔座功臣也而謙孔翊伊馘大臣也而謙樊宏無忌戚臣也而謙其皆知履謙之道者歟彼王渾奪人之功與廉頗悔已之過賢不肖相去遠矣僧達子顯器小易盈自貽伊戚傲不可長不信然耶覌履考祥惟謙終吉君子不可不知務也

謹言章第二十八

精愉者不待言不獲已而有言榮辱分矣居室之詞應

乎千里幾事不密至於害成君子所以慎密而弗出也口之溺人也甚於淵故言必稽其所終聽必原其所始豈特金人之慎哉周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詳見家語天何言哉時行物生不言而諭也人之天機每發於未言之先能以精微相諭則不待於言是無言之言天下之至言也然人不皆能精諭於是不得已而有言為榮為辱迴然分矣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謹之得也何榮如之幾事不密則害成不謹之失也何辱如之君子所以慎密而弗出匪終弗出也以不得已之心為不得已之言謹之至也且不但謹於立言又當謹於聽言今淵能溺人口更能溺人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口不可救也故言之者必稽其所終成敗了然乃可以底績聽之者必原其所始貞邪立辨乃可以見心皆所當致

謹者也豈但如金人之愼緘其口而已耶宋景動天漢文懷遠郤虎勝敵千秋悟君善言之效也深而弗露者仲尼以不應為答周公以不聞為納匿而反彰者東郭覩形於臂舉衛姬望色於足高故口有不言之謀耳有無聲之聽其不可忽如此矧頰舌之間乎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宿乃宋分野公憂之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漢文帝時南越王佗稱帝文帝賜佗書詞甚謙遜佗遂稱臣郤虎晉臣言勝鄭之策於趙衰文公用之而勝衰曰臣謀本於郤虎公因賞虎田千秋漢武帝臣衛太子為江充譖敗千秋力

訟其寃帝因感悟白公欲作亂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曰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善没者能取之曰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能知之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者可耳此孔子嘿止白公之作亂也勝書説周公曰延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公曰徐言又曰有事於此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公曰勿言此勝書嘿説周公之伐紂也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公曰日有役人上視意者其是也令復役東郭牙至仲曰子何故言伐莒對曰日者望君在臺上手足矜有兵革之色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口呿而不合所言者莒也桓公又與仲謀伐衛退朝衛姬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强伐國之志也見妾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

之大君子謹言則其言善矣一善所格天可動遠可懷敵可勝君可悟如宋景公單善言之應豈不信哉且有人不言而我已知者如仲尼於白公以不應應周公於勝莒以不開開皆深隱而弗露者也有我不言而人已知者如東郭郵民也觀臂舉而知伐莒衛姬婦人也望足高而知謀衛是欲匿而反彰者也故言未出於口已有不言之謀未入於耳已有無聲之聽其機如此豈可忽諸況已動於頰舌之閒者又何可以不謹也宋使之報寇避害而趨利澄子之援衣覩形而忘實惠子之郤炬交淺而談深言乃為天下病楊惲何綏禍成於簡傲京房張宿獲戾於漏洩始知安世佯驚魯恭潛益陸元方緘封之匣李德裕精思之亭咸慎厥樞機可為

楷範矣

齊攻宋王使人候之使還曰寇近矣王怒殺之如此者三後又使人往報曰殊不知寇所在王喜賜之金寇至王馳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澄子春秋時人亡緇衣見婦人衣緇捉而弗舍婦弗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亡紡緇今子禪緇以禪緇易紡緇子豈不得哉患子新與白圭相見說之以強白圭語人曰有娶新婦者婦至黄子操蕉火而炬新婦曰火太鉅入門有斂陷新婦曰塞之恐傷人之足言非不便也然有太甚者今患子之說我有似於此楊惲漢平通侯免爵家居內懷不服報友人孫會宗書語涉怨望按驗坐罪何綏晉侍中尚書性輕物翰札簡傲後為東海王所害京房漢元帝時為郎與張博親每見輒道上意及諸災異事後石顯告房與博通謀誹謗得罪張宿唐憲宗時居諫列以機事不密貶彬縣丞漢張安世領尚書事謹慎周密每議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詔令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魯恭為三公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唐

陸元方為相清謹所奏勅書手自緘封藏於一匣家人莫有見者李德裕為相於私第中別搆精思亭每有大事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無得預夫能謹言者必能知言故羣言淆亂不可不察如宋使之言躁也適以誤國澄子之言謬也輒以誣人愚子之言躁也適以辱身其為天下病一也或不能辨亦聽言者之過歟至於楊惲何綏以簡傲名禍京房張宿以漏泄獲戾不謹之害凜乎可畏然後愈知言之不可以不謹也安世魯恭元方德裕皆知慎其言者良可法耳

夫居其位不可無其言故鄭重四賢魯矜一諾周襄郤請隧之妄王孫折問鼎之姦莫不藉為命以安邦託立言而不朽雖復謹之又謹其亦有不獲已者歟鄭國之辭命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小邦賴以句

繹弃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辭康子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晉文公定襄王於鄭勞以地辭請隧焉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遂不敢請楚子伐陸渾之戎至於洛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輕重大小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惟其時耳苟居其位而不言誰代之言者故當言而言如四賢之為辭命不當言而不言如季路之重然諾正言以郄妄如周襄王嚴辭以折姦如王孫滿用之當世則讚訏謨以安邦埀之後人則偕德功而不朽雖未嘗因言而弛謹亦未嘗因謹而廢言也蓋以不獲已之心立言此言之所以有益於天下也歟

慎行章第二十九

進德修業淑身以接物者其惟行歟一念肆而庶事乖一刻忽而終身悔甚哉不可以不慎也君子不患人之非已也不為可非之行而已遵道而行待時而動斯行無不宜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斯行無所疑慎也者行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詩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詩大雅烝民之篇言仲山甫之心能極其敬而以古訓為法也）凡行備於身謂之德見於世謂之業君子進德修業淑善其身以交接於物者含行將奚以哉一念少肆遂致庶事之乖一刻少忽即貽終身之悔制行者其可以不慎乎故君子非諸已不非諸人人之非已不足患也但慎於已使無可非之行而已遵道而行非道不敢行待時而動

非時不敢動斯行而咸宜矣内主於敬則内無不直外主於義則外無不方斯行無所疑矣然則慎也者所以成行之始成行之終不可以不免也詩所云小心翼翼古訓是式者其是之謂歟

夫行起於幾微而動乎天地吉凶以之生故修政而桑枯錄究而雨澍受脤失敬執玉乖容貌之不恭遂為身咎況恃勢以自專怙權而虐物貽譏買禍豈其不幸乎商大戊時有桑生於朝七日大拱王懼修明先王之政三日而桑枯東漢和帝時京師旱乃錄囚徒舉冤獄未及還宮大雨周大夫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令成子惰棄其命矣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後周鄭

譚尚梁國公主頗專權擅取公材以營私第坐是除名唐薛談為尚衣奉御性貪忍嘗使奴誘殺販繒帛者而取其貨事泄流瀼州此恃勢自專者也北齊高敖曹為司徒嘗詣相府門者止之敖曹怒引弓射門者後唐盧程為平章事使晉陽山路險阻程安坐肩輿州縣長吏驅率丁夫迎謁拜伏少有忤意即加笞辱此怙權虐物者也夫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也故雖幾微有其應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如影響焉商修政而桑遂枯漢錄冤而雨即降善行之吉既有明徵矣成肅公之受脤邾隱公之執玉貌之不恭似亦幾微爾遂為災咎天人感應之際良可畏也況夫恃勢怙權專恣暴虐者貽譏以敗名賈禍以辱身凶咎之來良由自取非不幸也

慎行者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蘧伯玉有之河間東平藩屏之令謁曹參孔明輔弼之碩德抑其倫也夫狂

者走逐者亦走懼者顫寒者亦顫乃同形而異實廉者貧貧者未必皆廉忠者死死者未必皆忠乃同事而異情觀行者審諸

衛靈公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賢者不以晴昧廢禮使人偵之果然漢河間王德身端行治篤敬愛下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後漢東平王蒼少好經書𢖍禮不避明帝問以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曹參為相一遵蕭何之法無所變更擇郡國吏謹厚者用之刻深務名者輒斥去蜀諸葛亮將伐魏與諸將謀魏延請以精兵五千出褒中當子午谷而北不十日可到長安亮以此為危計不用凡慎行者必謹於細乃可以全其大必嚴於獨乃可以孚於衆故執虚器如執盈物無微不可忽入虚室如有人心無地而不存若伯玉者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墮行有君子之道矣河間東平

藩屏之能慎行者也曹參孔明輔弼之能慎行者也庶幾伯玉之儔乎然行之異者易辨同者難辨如病狂者東西妄走逐者亦東西妄走逐者非狂也隨之走有似於狂懷懼者手足俱顫寒者非懼也當其顫有似於懼其形雖同其實則異矣廉者外不取於人内不營其產故貧而貧者或靡費以耗財或矯偽以干譽則未必皆廉忠者臨陳不顧其身直言不避其禍故死而死者或失養以傷生或犯法而獲罪則未必皆忠其事雖同其情則異矣是不獨制巳之行當慎即觀人之行亦當慎也可不審哉

愛物章第三十

天地訢合煦嫗覆育而滋萬物故君子之用物也有不可廢之禮而有不忍盡之心鳥獸之肉足登於俎皮骨

毛羽足供於踞物具而罔有過求愛已行乎其中矣孳尾紀於堯書攸居著乎禹貢商開三面之網周憐屋上之烏抑仁政之施乎

堯命羲仲察鳥獸之孳尾因其生育以驗春氣之和禹治水洲渚既平隨陽之鳥得其居止而遂其生湯始見人張網者置四面令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凡物之生本於天地蓋自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一陰一陽交合訢暢天以氣煦地以形嫗天以高覆地以厚育渾然太和在宇宙間而萬物滋生於其中皆天地之所愛也君子體天地之心以為心雖祭祀饗軍賓禮之所在不敢或廢勢必有需於物但於用物之中有不忍盡用之意鳥獸之肉取於足登於俎皮骨毛羽取其足供於踞具而即止罔有過求是

從物之道已寓於用物之中禮與心並行不悖矣如堯祭舜尼禹紀攸居商湯解網周公憐烏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謂非仁之施乎誠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林而獵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制之以節斯民用弗窮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犬馬雖微猶施帷蓋詎有暴殄之失哉君子不忍之心所以教民節用也彼竭澤而漁者盡乎漁之利矣非不得魚然魚既盡則明年將無魚焚林而獵者盡乎獵之利矣非不得獸然獸既盡則明年將無獸甚矣物之不可盡也惟制之以制斯取之有道用之不竭仁也而禮存焉諸侯大夫士皆當秉禮者也苟無行禮之事則不殺牛羊犬豕位自尊以暨界物自大而及小

無不範於禮即無不被其仁至若犬馬雖微於其斃也猶有帷蓋之施以示憐恤之意則其於物又豈忍用之無度哉綦珍之失知其免矣

齊矜觳觫宋避螻蟻仁之端也單父舍夜得之魚中牟馴將雛之雉可以觀治焉蕭宏食品充盈朱异珍羞腐敗識者所譏若梁武之麪為犧牲則愛物而廢禮與予夫子之存餼羊矣

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以羊易之宋程頤請於哲宗曰聞上起行漱水必避螻蟻有之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宓子為單父令巫馬期往觀其化見夜漁者得而舍之問其故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故舍之漢魯恭為中牟令小兒不捕雉曰雉方將雛蕭宏縱恣無度珍饈盈溢食不能盡棄之道路朱异廚下珍羞腐爛每月棄十數車雖

諸子別房亦不分贍二人俱梁臣梁武帝事佛不如蕭
以麪為犧牲之形供祭祀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
我愛其禮夫仁責于施齊宣王易牛宋哲宗避蟻不忍
之心見其端矣信未能擴充以施于政耳單父舍魚中
牟馴雉即下之不忍見上之不忍豈不可以觀治乎蕭
宏朱异暴殄天物識者譏之若梁武以麪為牲則所全
于物者小而所失于禮者大非無彼之道也其與夫子
愛禮存羊豈不大異乎愛物者不廢禮亦不傷仁當以
聖人
為法

御定資政要覽卷三

御定資政要覽後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文教之源實開於此故二帝法天而理爰著典謨三王應運而興聿宣訓誥由斯以降厥道彌彰創制顯庸之主莫不於占書講義殷殷加意者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百世不易之道

道也我

皇上生知天縱典學惟勤萬幾稍暇即親簡策披閱之
餘遂成資政要覽一書
頒示臣下臣拜手莊誦睹其條目精詳義類深遠貽法
戒而並列綜經史而靡遺大之則齊治均平細之則視
聽言動內之則身心性命外之則綱紀彝倫不越此三
十篇之中而儀型爍著俾在上在下咸自得師誠燕翼
之鴻章牖民之要道也我
皇上與人為善適符古帝務使覽是書者觀感興起修

身禔行以同為君子子孫臣庶遵而勿諼躋斯世於仁
壽之域乃有合於資政之所由名而不負
皇上提撕儆戒之盛心則是書與典謨訓誥共垂不朽
矣臣不揣淺陋用敢贅詞楮末竊比於蠡測之義云
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資政大夫臣蔣赫
德謹序
皇上御製資政要覽既成梓示臣工臣備員侍從得伏
而讀之大哉炳炳乎如日月之麗於天浩浩乎隆隆乎

若河嶽之發於源而峙於地也臣乃拜手稽首謹綴瑣言於卷末曰王者誕敷神慮光被遐陬邁化流風訖於無外五倫正鵠四海若望標而行猗歟盛哉我

皇上勤政十有二年撫恤黔黎務存訓育文誥所加罔不承風嚮慕矣萬幾餘晷午夜燃膏孜孜靡倦於君臣之懿範及經史之要言旁貫百家廣蒐前籍既披尋於散軼遂博極於勸懲俶舉宏綱載詮樞要成數萬字墍三十篇洵哉牖世覺民之典也臣學淺才鄙何能仰矚

高深惟是雲霓煥采咸瞻五色之文鐘呂偕鳴共聽八音之節況復示以蕩平期諸孔易凡茲臣庶共納範圍以之追蹤前賢則增美釋回務收其益以之整身大雅則擷芳採實各足於懷下至日用之常細而言動之末規條具在則儆攸存一字昭垂終身可誦臣敢不勉其駑陋竭此研求庶祗遵

皇上式訓普天之至意乎謹因跽讀之餘爰誌管窺之畧以

進

內翰林國史院編修臣宋之繩謹序

皇上御製資政要覽既成復

命臣等序於其後臣賦性愚拙才識淺陋未能仰體萬一然幸遇

盛隆不敢不竭其愚衷也謹拜手稽首颺言簡末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政政者正也上以是帥下以是從同歸於正天下始可大定矣夫政必有資舍古訓奚師

乎然五經之旨深隱而難測諸史之文龐雜而莫紀非
提其要者不能使天下之人一覽而易明而易行也
皇上稽古好學夙夜匪懈爰採往籍參以新裁義取資
政名標要覽凡三十篇可謂燦然備矣首以君道者建
其極也近乎愛物者溥其施也臣子而下言行而上無
一理之不括無一事之不具無一人之可違無一時之
可離善者昭然可法惡者凜然可戒措之遐方則為一
代之弘規垂之奕世則為千秋之金鑑也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我
皇上實兼之矣然臣復仰見
皇上之心非徒為是文而已將使臣民共明之共行之於政有裨也臣願與天下之人心惟而力行之以圖趨吉避凶之理庶可仰副
皇上仁育義正教養臣民之至意云爾
內翰林弘文院學士承德郎臣麻勒吉謹序
臣聞帝王淑世必有典謨以昭垂以是遜志時敏師古

有獲學而為天下先自能範天下於罔不學此上理所

繇隆也我

皇上懋中建極戩穀錫民言稽古昔動合聖賢已窮探
丘索之藴乃謂學以學為政也道德之精微彝倫之明
備民物之蕃變皆學所包括而政所範圍爰勒成書用
昭法戒題曰資政明裨治也系曰要覽志提綱也竪義
既精而不煩𥀙事復該而有典晰理入幽則組圖書以
通於玄渺摛詞涉博則獵乘史而茹其高深俾一展誦

闓而千古之成敗勸懲燎然指掌真所謂披雲漢之章闢康衢之軌矣盖是書之資一身正所以資天下也智愚雖不同治一牖其覺性即靈知能原有天良一示以往轍即悟允懷黎庶之心固與帝舜之命契司徒用敷五教同一肫摯凡我臣庶有不共若於則而奉天言以遵古訓者哉臣於是而益知學之有資於政也從來帝王之學與士庶異原以其合萬方之顓蒙視聽總陶鑄於緝熙光明之中日就月將立政立事道岍登

而學請其極成憲鑒而政底其隆則是書之與典謨並傳也猗歟盛矣臣敢不拜手颺言以揚

休命

內翰林祕書院侍講學士臣方拱乾謹序

欽惟

皇上沖年登大寶親政以来揆文奮武戡定九有薄海

內外震服

德教亘古未有之大烈也臣以愚昧蒙

恩簡直案勿每從侍從之末仰見
睿慮緝熙典學敏懋經史子傳諸載籍
省覽靡閒宵旦而斷論鑒衡常得古昔聖賢未發之蘊
更於萬幾暇豫取
宸衷所考訂而裁繹者著為資政要覽頒布中外臣愚
奉
命颺言簡末在昔聖帝明后秉乾御宇皆有飭躬立政
之謨而揆厥所本必以君心為起化之先誠如我

皇上遜志時敏以明德之大學昭治世之鴻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明倫而敦典由修身以迨夫順則無非導道而率性以此編上考三代媲美典誥即以近質
祖宗足光寶訓洵為亘古明備之章程也伏願
籌時法古闡繹有加凡令臣庶奕世子孫佩銘無斁遵由不愆勿貿
皇上稽古道以召來茲之
盛心庶幾時雍風動之治常在宇宙間豈不休哉豈不

休哉

太子太保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通奉大夫臣成克

鞏謹序

皇上製資政要覽書成復序於其首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期與天下革薄從忠以臻蕩平之治既昭德以塞違復仁育而義正臣拜手稽首伏而讀之而仰

皇上至德之廣淵也竊惟致治之要始厥修身建極之

主先資教化道不越於庸行事足取以寡過自古帝王

身為律聲為度無非同患斯民之意時厪於懷焉爾蓋
理道之原聖作而明述風俗之本上行而下效
皇上敬德於上以誕敷文教紹百王之鴻業貽至治之
休聲凡茲臣民智不師古愚或多僻非所以示大順也
今捧誦是書廣大悉包精微共貫上自
朝廷下逮委巷咸有成模足資勸戒聖狂分於念慮妍
媸較若鬚眉雖户說以㴚論曾何以加焉且惠則吉逆
則凶有心者所共喻也况以經傳之菁華入

宸衷之陶鑄如衣之有領如農之有畔習之者謹身守典以共趨於同風斯則無貿

皇上以身作法之美而移風易俗還淳返樸端在是矣

臣仍得拜手稽首颺言曰惟

帝綏猷式是四國作善致祥勿遂爾慝其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哉

國子監祭酒文林郎臣馮溥謹序

政莫過於唐虞臣遡協和風動之化首稱堯德曰峻舜德曰玄蓋以德治天下其效之速且大也如此我皇上鋭意圖治萬幾之暇親覽經史擇古昔聖賢懿行編輯成書名資政要覽頒行中外垂法萬世廟謨抑何遠也迺命臣序末簡臣謹拜手稽首颺言曰皇上鎔古鑄今樂善不倦欲以德治天下又恐天下之不能悉知悉見也故輯此書以教之崇治體敦簡要條

分縷晰俾天下是訓是行家孝弟而户禮讓仰追唐虞之隆其在今日乎臣忝竊院學日沐

德化雖惟日孳孳而年踰七十愧輔道無術莫裨高深猶當遲暮之日躬遇此書之成得以誦法而興起幸矣

臣聞漢儒有云言之匪難行之為難宋人又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自古至今惟躬行實踐謂之德即謂之政也

皇上生知好學固自卓越百王臣更願一動一靜之間

較然行之不疑斷然行之不阻慎終如始久遠行之而不易將見

皇建有極彼為會為歸者思近

天子之光實一時而萬世之

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傅實支正一品俸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臣党崇雅謹序

皇上御製資政要覽成復

命諸臣敘於簡末以次及臣臣不敏謹拜手稽首言曰

至矣哉

皇上之心日典於學日勤於治是編之作凡以為政也

曷言乎為政爾

皇上主政者也王公佐政者也卿大夫從政者也士庶人稟政者也然則政者統乎天下之辭也抑曷言乎政爾政正也內正心外正身近正家國遠正天下百官萬民罔不敬應以底於正斯政成焉故曰政者正也然則曷取乎資爾政正己也資資人也書不云乎皇極之敷

言是彝是訓聖人者衆人之資語有之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衆人者亦聖人之資也且自羲軒虞夏商周秦漢晉魏唐宋以迄於今善炳炳爾可資為法惡炯炯爾可資為戒故古人之有作後人之資也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口耳之學皆資於心資於心然後資於政也然則曷取乎要爾資博也要約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闕有間矣經十有三史二十有一子之家百集之家千或成一家言者又不啻萬矣夫羣言紛賾必折衷於聖人約而

擇之故其為道易行其為教易知也然則曷取乎覽爾要在心也覽在目也古人有言百聞不如一見

皇上建中和之極觀萬化之源既以獨見且欲與天下共見之此資政要覽之書所由作也首君道端本也終愛物廣化也自五倫五常之鉅以及一言一動之微既易知而易從復可大而可久也至矣哉蔑以加矣抑臣於讀是書者願有勸焉資以輔心政以格心要以省心覽以明心心者政之原要之要者也讀之者皆自求於

心庶不負

皇上之心也歟臣不敏謹簪筆而附於簡末

內翰林弘文院學士臣張玄錫謹序

臣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帝王代天出治必有以導其物則之性而後教化興教化興而後三綱正五常立綱常著明而後在朝則庶績咸熙在野則民風敦美雖因革損益代有異制而所以敷政之本千古同揆也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

曰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唐虞夏商周號稱上理厥由是道即下而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慶歷類能以孝弟節儉禮義亷恥砥礪人倫化道風俗一時亦底乂安可見世運有升降而人心不降也彰之以善咸罔弗興癉之以惡咸罔不戒是在一人執要則四方來效其機葢捷於桴鼓矣我

皇上膺圖御籙海宇維新

親政以來良法美意史不勝書乃猶以疆圉未靖灾祲

時閲官方之叢臺尚滋獄訟之明允寡效用是勤求治

要

宵旰靡寧博採羣書監觀往代撮其事類足資要覽者輯成一編凡三十章今古勸懲燦然具備猗歟休哉不

獨為

御座箴銘永垂寶鏡凡百臣工以及九埏士庶咸俾提撕共遵皇路此真至德要道之極軌移風易俗之大原也臣之俊未窺中秘濫廁綸扉燮理既愧無能編摩又

慚踈拙恭承
皇上諭令院臣各撰後序以次及臣幸遘昌期欣瞻盛
典敢不稽首颺言用以對揚
休命
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
臣金之俊謹序
皇上御極十有二年憫念教化不行人心不正
親灑宸翰編集成書共三十篇始於君臣父子終之言

行愛物名之曰資政要覽臣欽承
特恩備員容匆
命隨諸臣序於末簡臣雖固陋無文敢不對揚
休命乃拜手稽首颺言稽之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詩曰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禮記曰天子者與天地參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由此觀之凡聖人在天
子位者皆以復性明倫修道立教為本務自伏羲畫卦
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嘉猷懿訓炳若日星漢唐以下代

有鑒戒之文雖不能與典謨訓誥爭光然皆足以啓佑愚蒙移易風俗錫五福而綏萬邦先後有同揆也

皇上開天立極以元后作父母君道兼師道尚德緩刑著書立教上追五帝遠邁百王臣願天下臣民誦讀要覽者當思隻字片語榮於華衮嚴於斧鉞上自王公侯伯卿大夫下逮士農工商凡有血氣莫不有倫即莫不有德惕然警醒勿迷天性勿失本心勿見義而弗為勿知過而不改福善禍淫古今不爽痛自刻責互相勸勉

導迎和氣將見雨暘時若百穀告成物阜民安唐虞三代之盛可翹足而待也然則資政要覽一書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與六經共不朽矣厥惟休哉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通議大夫臣王永吉謹序

臣惟帝王之政出於學而成於教學政則立政之源清教彰則敷政之功備故稽古監憲化民成俗誠御世之鴻圖致治之隆軌也昔虞帝以玄德慎徽五典而其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故其時地平天成四方風動三代

盛王為政之道率法乎此嗣茲而降精一未傳訓行無本是以至道弗明治效寖薄閒有振興教化留意典墳然或耽載籍而鮮躬修或肅紀綱而尠勸廸若乃建極綏猷章度貞教特灑宸藻以布嘉謨則曠代以來所未有也恭惟我皇上至仁純孝度越前古濬哲文明緝熙遜志自親政後經史爛然塵乙夜之覽者盖炳乎大備矣茲復親

御天章用勤
睿慮萃古精義著爲弘典名曰資政要覽冠以倫紀詳
以躬修示以聖哲之言以及淑慝之行修齊治平之大
經大法統括靡遺使夫覽者懽然知法而肅然知戒於
以惇倫盡性持己廣愛以力致乎中和之域易易矣夫
惟
皇上盛德大業高明日新而又垂意斯人期於共臻雅
化故孜孜思治深切如此是書也以明大道以正彝常

以裕後昆以覺天下巍乎煥哉臣愚謭劣備員侍從曾不足仰窺
高深揄揚萬一而竊自欣幸獲頌
瑶編故不敢以固陋自辭承
命薰沐而敬序之簡末云
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仍在內院辦事
儒林郎臣胡兆龍謹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載握金鏡調玉燭固已天德出寧

泰階入旦奚爰念國家登上理而臻長治必舉行善政
取資往古乃製有裨治道者為三十篇議論精至博引
古人事以實之併作詮解務令詳明用布一代之新書
勒為萬年之弘訓集成名曰資政要覽
御製大序昭示來茲乃又俾院臣各得書於其末而以
次
命及臣宮臣至謭陋荷
高厚特恩得備員

禁近仰覩我
皇上開天建極作人成矩而因思道法與治法兼合者
自勲華精一而外及於今而先聖後聖始有同揆也臣
竊見古来憲天於聰明基命於宥密此以心法為治法
者也顧談理不衡諸事僅以囊括道腴凝成於玄默投
體於更老此以身法為治法者也顧徵事不準諸理亦
祇鋪張文具此雖端本天縱者深得力經術者素然各
執一成未闚至極即令皐䕫繹旨旦說賡謨未敢謂盛

德大業千古獨歸也洪惟我
皇上英資天亶峻德日升旃厦而神交於帝縣皇馳旦
明而緝熙於聖趨賢步且以敬勤者法
天以艱難者法
祖創成是書為世寶録是千古來知行合一之旨至
皇上而合千聖後道法相端之化至
皇上而成以此章往詔來懿哉爍乎至已臣宮簡畀末
員仰覯

盛際欲宣敘景美莫罄萬一臣惟天苞地符與寶書為
域中之三大此德位時所以立隆今古也以此光被上
下於萬斯年臣愚謹稽首拜手颺言以
進
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臣呂宮謹序
御製資政要覽書成既以
宸翰冠於前
復命諸臣綴言簡末臣獲與跽誦之列肅然曰斯即大

舜與人為善神禹愛惜寸陰之意也大哉淵乎顧臣學術譾庸何能窺測萬一臣惟從來有天下者莫不以興教化正人心為先務而人心者教化之所從出也屋漏之中隱而善遯操存偶怠嚮往無恒故誥誡刑章可以驟令革面而提撕淪浹之效時或有未及焉理則然也古聖王知此必於誥誡刑章之外求可以兼施而佐理者舍稽古立訓其道蔑由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載籍所垂非徒托之空言也我

皇上右文典學逺邁前喆雖以乂安海㝢焦勞日昃乃
萬幾之暇披閱簡編理考諸經事徵諸史以及百家之
言靡不綜其要領滙厥菁華出之緒餘遂成鉅帙條分
註釋而義藴闡深章舉類從而指歸簡當由君道以迄
愛物凡三十篇妍媸並列法戒炯如在上者讀之可以
知用人行政化民成俗之大端在下者讀之可以得修
身正家迪吉寡過之要道至於前言往行畜德博聞又
其賸美夫如是將見人心振起教化郅隆為政之源不

越乎此豈僅云相資而已乎書有之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臣敢取以為天下後世勸

内翰林秘書院學士文林郎臣李霨謹序

皇上製資政要覽成臣恭捧莊誦媿不能仰贊高深謹拜手稽首少抒芻蕘於其末曰至矣哉

皇上之學深矣哉

皇上之心苞儀象於道樞浹古今於事始事求其有據則援政而歷歷分明道變乎無方則婉曲而殷殷鼓盪

直欲以一心通天下而檃括天下之書為一書大文法經註解法傳精刻如子詳確如史經傳子史合而為一是安得不謂之要哉然以資政名則又何說也

天子統政於上公卿百執事宣政於下士農商賈循政而各安其業政者正也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無所不正而後謂之政下資上為教養上資下為聰明用天下之聰明因天下之教養王道所以約而易操也鍾無我而生大音其資惟擊不音

則擊何益石陽驅雪犀通辟水豈必徵發資有先焉者矣

皇上以資心者資政天下以資政者資學綱常倫理若是其昭性命敦修若是其執由内及外公諸民物由外返内練諸幾微而最扼要者究不越百姓日用之間詩不云乎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卜世卜年胥從此為原本創起於甲午之嘉平告成於乙未之春仲貞下起元慎終如始臣 願與讀是書者共勉之

太子太保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奉政大夫臣傅以漸序

皇上荷
天眷命肇啓大統好學勤政臣民胥悅洒
皇上兢兢業業不敢宴寧日進諸臣咨詢治道左圖右史朝夕披覽爰審為政之要
御製成書援古證今分類以舉其綱詳註以明其義於以資治理垂儀型甚盛典也自昔開國令主為政各有

崇尚篤彝倫者其化遠尊道德者其澤長臣恭繹茲編
首重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則政有其本矣次明仁
義禮智信之德則政有其道矣至於仁民愛物謹言慎
行諸事詳盡明悉則政之條理節目無不備矣
皇上學於古訓身體力行得天下以此治天下亦以此
頒諸百官布諸四海傳諸萬世為政者佩服而率循之
致上理康兆民豈越此三十篇哉信乎二典齊烈九經
同功然

皇上恒謙讓不居臣故仰闡著作之
睿意紀其實於末簡如此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臣陳之
遴謹序

臣聞圖治之道不一大要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乃
可以久安而長治三代盛王莫不以教化為先務故化
行俗美千載而下稱無間然漢唐之初治非不隆也其
道雜用擇術不純去古遠矣

皇上執中之十二載用人行政興利除弊業已次第舉行而

帝心孜孜猶日不足以為普天之下有一夫不涵育於仁義之中非所以昭時雍奏風動也於是博稽羣書出以心裁著為訓辭加以解釋凡三十篇

命名資政要覽頒示天下復

命諸臣各抒其見題識於後臣以迂疎小臣亦得附名且喜且懼於是珥筆從事拜手稽首而言曰王道之本

無他治其心而已矣治心之要無他重教化而已矣使遺其本而圖其末雖令行禁止豈治道之極隆者歟誠使天下之民各知忠孝之當法奸邪之當戒漸漬既久習若自然則雖驅使為非不可得矣

御製此書正治心之要務教化之弘規也臣雖庸菲獲誦是書敢不勉力終身奉行凡厥臣民讀此書者睹其善則奮然思齊覩其惡則怵然自省身體力行庶不負

朝廷諄切啓迪之意乎而臣之愚衷更望

皇上持此大道行之久遠以致太平無責旦夕之效則化民成俗遠過漢唐直與三代比隆矣

内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臣折庫訥謹序

臣聞作君作師道必先於立極善政善教義統歸乎牖民惟家國天下羣情之愚智不同然經傳典章百行之貞邪可考欲援古證今俾景行而迪吉必博搜類集以革薄而從忠是誠萬世不易之弘圖而屆治務先之鉅典也臣伏覩

皇上承精一之心傳法時敏而遜志宵衣旰食勤政所以安民右史左圖典學原以敷教迺於萬幾之暇鑒觀載籍之文爰採人倫物理之攸關以及細行微言之足錄道可師為率履事足取為明徵者輯為一書名曰資政要覽臣伏而讀之仰見

皇上勵精圖治之盛心矣夫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作事謀始貴辯從違誠小節而必詳斯一身可以寡過果盡人而觀法則四海可以同風載誦茲編無微不著自朝

廷以達閭巷所以為行政制事之矩者往迹備陳自經史以及諸書可以為修身立命之模者洞觀有獲希賢希聖道不外乎庸行尚質尚文義總期于成化上行下效將見通治而遠安戶誦家傳自底政平而刑措澆漓者可歸于淳樸顓蒙者可進于文明無偏無黨共覩遵義遵道之休克剛克柔聿成正直平康之盛真有裨于治平而足傳為謨訓者也臣稽于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書曰克綏厥猷惟后又曰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是皆諄諄告誡而致蕩平順則之效者也凡在臣民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

爾典以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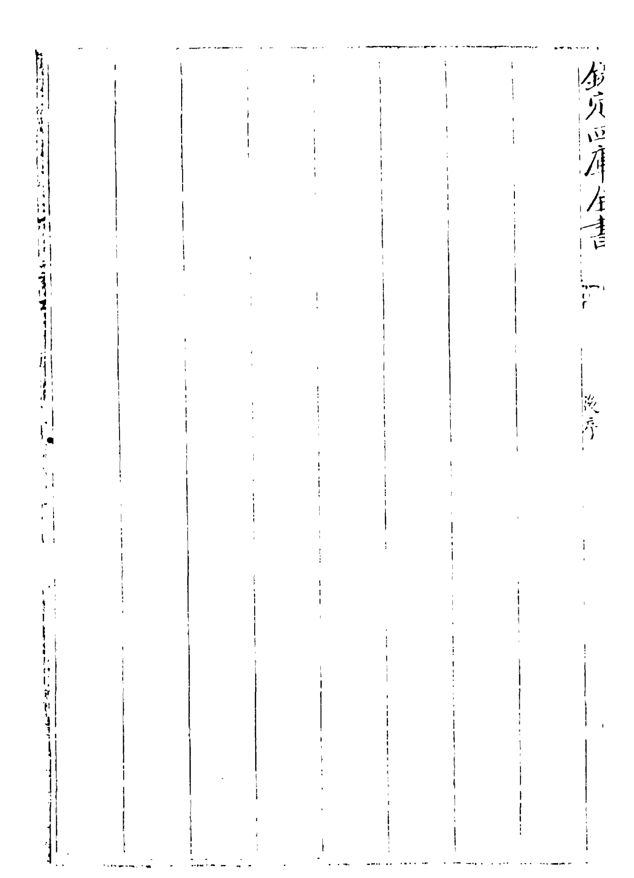
天休斯有合于

皇上作君兼于作師善政資乎善教之

宸衷爾

司經局洗馬兼內翰林國史院修撰徵仕郎臣王熙

謹序



跋序